

譚家鑫（日子很重）

娛生（迷藏）

石巧合（那豆豉般的身影）

呂俊傑（兩條出色的吳郭魚）

森霖雪（心理醫生的紅色梳化）

譚嘉琪（雨中晴光）

浸大文學創作

中語
心文

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出版

HKPL
香港文學推廣平台Hong Kong Literature
Promotion Platform
香港文學推廣平台

雨中晴光

譚嘉琪

中國語言文學系 二年級

那天，我和朋友當義工，帶基層小學生到主題樂園遊玩。炎熱夏日，下起了雨，小朋友卻早已整裝待發，縱然遇上壞天氣，猶興奮不已。旅遊巴士氣氛熱鬧，一位小男孩的聲音不絕於耳，他個子矮小，卻聲如洪鐘。我沒聽清楚他說什麼，但憑他的大笑聲，想似是個活潑小孩。這位常哄得大家捧腹大笑的「開心果」，讓我憶起兒時一位朋友。他倆的身型與開朗，近乎一模一樣。

文道一直停留在我的記憶裡。自少我便跟奶奶上教會，我和文道一起上「主日學」，逢星期日都來到教會的兒童小禮堂，學唱聖詩，聽聖經故事。小禮堂四周都是色彩繽紛的貼紙，又存放各類布偶與棋盤遊戲，是兒童的天地。我那時候上教會，純粹為了與朋友愉快地過週末。文道很有趣，先說他調皮搗蛋的黑歷史吧！問題天天都多的他挺機靈的。就有一次，導師跟我們說五餅二魚的聖經故事，文道衝口言說：「這怎麼可能發生？耶穌在變魔術嗎？」從不質疑聖經的我，藉文道一語，觸發了思考。又試想像，一位八歲小男孩，竟為教會禮堂上的耶穌雕像，穿上衣服，還理直氣壯地問：「為何耶穌不穿衣服？我們都沒有見過耶穌，怎可能雕刻出耶穌的樣子？」我已忘記導師對他的訓話，但深深記得，當時自信又機靈的文道，讓其他小朋友笑翻了肚子。

但我知道文道比年幼的我更懂事。記得一次教會辦戶外活動，欲到香港羅亞方舟公園去，卻遇上大雨滂沱，只好改為聖經問答「遊戲」。此時氣氛一度僵硬，有些小朋友大發脾氣，把裝滿零食的背包摔到地上，憤而離去。大家都垂頭喪氣，失望之際，文道卻默默協助導師佈置教會活動室。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沒有平日活潑好動的笑容，也沒有失落。受他影響，大家都默默搬好椅子，等待問答遊戲的開始。文道從背包拿出一包薯片，薯片一片一片放進口中，樣子很滿足。現在回想，他大概明白，我們不應被無可避免的現實影響情緒，明白「天有不測風雲」，其實沒什麼好失落難過。

曾想過，文道與眾不同是因為他的成長背景……有一年聖誕團拜，我組要到文道家採訪。家訪前一星期，導師問文道：「你有什麼聖誕禮物想要嗎？」他毫不猶疑地回答：「我想要一支按摩膏送給母親，她上班搬貨扭傷了。」很普通的對話，我卻記到如今。採訪當天，一切更是歷歷在目：破舊的裝潢，百呎蝸居，廚房與浴室併用，都在眼前，還有幾隻蟑螂在牆上閃過。我好奇問文道，平日做功課的書桌在哪兒呢？他竟純熟地從床邊拿出一塊木板，放在床上，說：「看！這就是我的辦公室了！」還興致勃勃地拿出心愛的自製紙玩具給我看。我驚訝不已，說：「難怪你常在小息時做作业，一塊木板怎能做書桌呢？」心很酸。但他並無羞愧，他沒有因為現實的糟糕而一敗塗地，他開心努力地面對生活，面對一切既定的事實。

現在，這群第一次去主題樂園的基層小孩，面對糟糕的天氣，猶掛上燦爛的笑容，他們與文道一樣，明白自己才是心情的主宰。義工活動完結後，或許我再無機會見他們。此刻相見，雖然短暫，但願他們的快樂，能夠長存。

心理醫生的紅色梳化

森霖雪
物理系 二年級日子屬血紅色
日子與日子之間
蘊含數個
浪花般的慢鏡海浪的漩渦
一份份贖罪的記事報
在混沌的墨水中
不斷重複受洗審判嚴肅而漫長
冷落的叢林魂
折斷簽死刑的筆
流出如血般鮮紅的日子

正如心理醫生的紅色梳化



投稿可以寄到《支流》tributaries.bu@gmail.com，作品如獲刊登，我們會通知投稿人；稿件不合適的話，不會通知。希望大家體諒我們人手不足。投稿者須附上（一）真實姓名和筆名（如有）（二）就讀／就職浸大的學系和年份（三）職員／學生證號碼，現時職業（四）手提電話號碼（五）電郵地址（六）郵寄地址，希望各位同學、校友踴躍支持《支流》。

出版 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 編輯 余龍傑、麥樹堅

兩條出色的
吳郭魚呂俊傑
中國語言文學系 畢業生

兩片或厚或薄的嘴唇，或緩慢或快速地張合，似有若無地吐出連串音節。我從小認為，這就是魚。

菜市場的胖魚販子，讓我更相信這想法。他時常叼一根煙，裊裊煙霧隨著人聲飄升。他愛插科打諢，是婦孺的明星。

記得某次，他故意壓低聲線，讓各位買魚的太太靠近耳朵，他的嘴巴一張一合，似吝嗇什麼寶貝，欲語還休。最後太太催促，或嬌嗔，他才施施然說：「老一輩人認為吳郭魚都由人化成，我一直不相信！」他聳了聳肩說：「但昨晚運魚的時候，我好似聽見吳郭魚說話……」太太都咽了口水，凝神看他。半晌，他咧嘴笑說：「嘻嘻，所以各位美女，煮魚的時候記得溫柔點喔！」他的爛笑話換來婦女嘴角上揚的嫌棄。

胖魚販子用圓潤張合的嘴唇，逗得婦女忍俊不禁。我更相信：每個會說話的人，都是一條吳郭魚。

父親是極為出色的吳郭魚。你很難想像，一位身材瘦削、個子不高、相貌平平的中年男子，竟如此擅長交際。任何人，無論從事什麼職業，或社經地位高低、男女老幼，他皆可與之歡笑嬉罵，滔滔不絕。

他曾應邀出席某內地商家的宴會。場地佈置出了錯，讓宴會中間生了好些問題，大會主席是地位極高的老人家，他怒髮衝冠登上台。司儀手足無措。宴會舉行到一半，全場目光都投向台上，主席盛怒的斥責下，喧囂的背景音樂也甚蒼白。空氣的振動能傳遞聲音，一點不假，但書上沒有說，空氣的力度能致命，這基於憤怒。當刻我明白，人們一直說的聲音具有「穿透力」，一聲吆喝，年幼的我身上每個毛孔都被徹底貫穿，儼如中了銳箭，一下穿插、剖開。

全場屏息，不敢作聲，時間永恆凍結。那時候，如何使極憤怒的人笑出來呢？應該比讓世界變和平更困難。

倏地，坐我身旁的父親緩緩站起，和謔笑著走近老人家，輕輕拍他肩膀。父親故意俯下身朝他微笑，耳語數句，嘴唇半開半合，老人家本如惡鬼般的臉，竟漸漸寬容起來……

後來與老師聊天，談及聖經的門徒彼得曾是漁夫，捕的正是吳郭魚；耶穌跟他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魚一樣。」我曾問過父親當時說了什麼，現在我想不起他的答案，唯獨清楚記得他那半開半合的雙唇。父親銳利的目光彷彿悟透我心思，往後帶我出席各種場合。

後來在親戚家作客，另一家人不知有心或無意，嬉謔道：「你弟和你媽身材一樣胖胖的，而你則像爸爸呢……」這種振動空氣的無意識玩笑，像濃黑的沼澤泥巴球，猛力地高速擊向我，污跡忽爾在半空軟弱無力地解體，泥巴濺滿我一身。

電光火石的下意識間，我吐出了一句意想不到的話：「你是說：『我弟像我媽，有福氣；而我像爸，一樣聰明』吧！」半晌，大家都笑得樂開花。

「是啊！得人如得魚。」張口與閉合之間，談笑嬉戲，炫言綺語。當刻我成為了一條出色的吳郭魚！

一直向上游，游著游著，父母就離婚了。

最後一次控訴，出自母親之口。隔了數年，她呷一口茶，慢慢地、認真地訴說長久的痛，還有父親那天的誇張脾氣。「那天貨品剛到，我就嘗試搬上手推車，分擔你爸的工作。沒想到貨品太重，一個趺起，就把它摔了。」客人知道了，在電話中怒罵父親。父親趕來現場，一看見母親便大吼，整層樓都聽見。「我呆了，眼淚馬上湧出來。回過神的時候，已經離家出走了。」她回憶，我和弟弟當時趕緊追出來，年幼且緊張的我們不敢接近倉皇的母親，只緊緊跟隨，默不作聲。

「我走幾步，你們就跟著走幾步；我停下來，你們也停下來，一直保持距離。」她說：「後來我忍不住了，回頭以積累的憤怒喊話：『你們敢再跟，我就一手一個，勒死你們！』」我們不敢不跟，只得再拉開點距離，小心翼翼地踏著面前堅固的水泥地。烈日當空，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三人汗珠都如豆大，她不忍心孩子受苦，母愛本能使她無奈地勸：「你們先回去吧！我晚點便會回來。」

一向沉默寡言的弟弟竟然掏出一張人民幣，說：「媽，這裡有二十塊，你餓了就到超級市場買吃的吧！只有超級市場收人民幣。」

我吃了一驚，問：「弟弟？鮮少言語……嘴唇僵硬……的他？」

母親抿了抿唇，不說話。

我到現在也想不通，如果出色的吳郭魚能得人如得魚，那不出色的，能得到什麼呢？而我慢慢覺得，吳郭魚張口閉合，可能只夠力氣釋出無關痛癢的氣泡。

就像成年後，某天，剛好與女朋友吵架，衝口而出一些話，覆水難收，分了手。失落地到菜市場買菜，胖魚販失了蹤，打聽之下，原來油嘴滑舌的他搭上了別人的妻子，東窗事發，被追打，只能落跑，再也沒有回來。

看見面前鮮活的吳郭魚，我恍惚聽見牠們說話。

那豆豉般的身影

暑假，我剛回香港，便收到了消息。

還想著短期內回鄉，再探望他。那天，是我失去他的第一天。

好幾天前，我趕回家鄉，剛到他房間，好多人。我還是立刻見到他。側躺在床上的他，微微彎起了背。我才首次看見他睡著的模樣。嘴角下垂，眼睛緊閉，藏住嚴肅與銳利。他就像普通的老人，簡單、乾淨，扁起的嘴略帶孩子氣。

現在的他，和平常的他，不太一樣。

他是退伍軍人，已八十歲，時間能降服他嗎？縱扶著拐杖才能走路，腰板依舊挺直。而臉上斑駁皺紋，是歲月痕跡，是樹皮，是半生瓜凹凸不平的表面，是人生。

有時，我會盼望他。他不太愛笑，濃郁的眉毛、下垂的嘴角，讓他看來很嚴肅，像生氣。小孩子都不喜歡和他相處，他也沒朋友，總獨自一人。

正因如此，現在我看見他睡得迷糊，更多看幾眼。

直到阿姨扯著嗓子喊道，「爸，別睡啦！看看誰來了？」他緩緩睜開眼睛，慢慢掃視房間，發現了我，張開嘴巴，稍稍舉起右手，口型張合是在叫喚我的名字，但聲音剛碰到空氣便消融了，僅餘輕弱沙啞的氣聲。我快步走近，握起他的手。

我第一次牽他的手。

他瞪圓眼睛，眼神馬上閃出光采，在他似墨的眼珠裏，我看見我的身影。他重複呢喃：「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我不敢再對上他的眼睛。他一米八的個子，已瘦得橡皮包骨了，手比我還瘦，像僅餘一兩層保鮮紙包裹的紙筒。酸酸的感覺瞬間湧現。我忍不住，在床上不斷呻吟，送到醫院檢查照胃鏡，才發現胃裡面佈滿了癌細胞，它們已扎根，無法回天。醫生說只剩下三個月，阿姨便把姥爺帶回家休養。

阿姨打破沈默，開玩笑道：「你以後還要看四妹結婚呢！」

姥爺笑著回答：「挨不到那時候啦……現在看到就夠了。」

我生硬地扯起嘴角說：「能夠，當然能夠看到。」

經過神來，我回到現實。

剛才，我還躲在被窩睡午覺，傍晚時分了，還在睡，直到手機響起通知聲。還沒睡醒的我厭棄地嘆息，眯著眼睛拿起手機一看，螢幕顯示簡短一句訊息：

姥爺沒了。

我嚇得完全張開了雙眼。時值夏天，卻有點冷。昏暗的房間裡，小小的手機很刺眼，我直直看著短訊，屏幕暗了，又點亮屏幕，再直直看著那句話……不知重複了多少遍。

之後，思緒飄到好遠好遠，飄回了家鄉。努力想起初次見他的情景，已是惘然。我搖了搖頭，用手輕輕拍打臉頰，幾分鐘後，打開電腦，看一張張笑容燦爛的照片。

生活還是如常，上班，還要忙學校的事。有時候，看著車窗外的風景，躲避不了胡思亂想他的種種。

他已走了一個禮拜。

車外一排排的樹，隨著車輛的快速移動，已失去原來的輪廓，糊成一團黑影。

「四妹，來吃飯啦！」

我又想起以前回鄉看姥爺姥姥的日子。我和他們其實不熟，大概因為見面時間不多。河北和香港相距上千公里。上千公里，說遠不遠，說近不近，可學業繁忙，父母無暇同行，都成了我逃避的原由。隔好幾年，我才回去探望他們一次，少時回鄉，會留一整個暑假，年歲漸長，逗留時間漸短，留一兩個禮拜就回香港。回鄉次數不多，一隻手都能數完。每次回去，姥姥都笑得燦爛，嘴角金牙惹人注目，遇上光便炫耀閃亮。姥爺每天都跟我道早安，其餘時間都忙自己的活。

「姥爺！」
「欸。」
「最近好嗎？」
「啊！你呢？」
「我也好。」
「你得好好聽媽媽的話。」
「知道了。」

姥爺不擅長聊天，談話內容離不開這幾句，實在生硬、客套。但長輩要尊重，每次回鄉，我都願意先探望姥爺家，寒暄一下，才找藉口回客房玩手機。大熱天，家鄉沒有空調，也沒有網絡，我只能看預先下載至手機的小說，看了好多遍，大白天終於開始轉暗。

「四妹，來吃飯啦！」

姥姥在外面叫道。我應答了一聲，才懶洋洋走下床，到客廳吃晚飯去。北方主食皆以麵粉製成，我們家通常吃餛飩（饅頭），喝白粥。饅頭配上菜，蘸醬或點菜汁吃，渴了就喝一口粥。

切片火腿腸是我家常備的配菜，多放到粥裡配著喝。媽說我小時候最愛吃這火腿腸，吃不到便鬧別扭，別過頭裝作生氣，吃到了才不叫喊。只是我在三四歲左右移居香港後，飲食習慣改變了許多，甚喜愛濃重口味，對那化學味道的火腿腸不復有好感，也厭倦吃那些清淡食物了。但寡言少語的姥爺總愛一個勁地把火腿腸夾到我的碗中，直到姥姥笑斥白粥都變成火腿裡了，他才肯停下來，尚呢喃著吃胖點好，現瘦得骨頭似的。我看著碗裡一片片粉色的圓，想念是姥爺的心意，便都吃光。姥爺看著我喝得乾乾淨淨，難得露出了笑容。

我和姥爺的相處，只有這些許時光。飯後，我們便會到阿姨家住，那兒有網絡。姥爺的娛樂相對樸素，他平日愛帶上一把竹扇，抬個小板凳到屋外閒坐，身上鬆垮的白背心短褲是暮色的成分。他看日出日落，看太陽從白變成橙，就是一天。這次看我們準備上車離開，便特地站起身，扶著拐杖目送我們。阿姨駕駛充電三輪車，原為盛載貨物的車尾經改裝後，鋪上幾層被子，就能坐人，被子上縱夾雜沙子，但能看見車後風景，總算愜意舒適。我和姐姐笑著跟姥爺揮手道別，他也揮手。車子越開越快，景物越來越遠，但那筆直的身軀在日落時分格外顯眼。我看著他的身影，看著他最後變成一粒豆豉。他從沒有在變成豆豉前先行離開。橙黃色的天空，小小的身影，場景美妙如畫。

現在偶爾想起那車子，還挺懷念。車過黃昏，天空像半熟的蛋黃汁，黃橙黃橙的，還帶點蛋花。坐三輪車就像搖搖鈴，呼喚遙遠的姥爺。那身影，不知何故，總讓我安心。

窗外景色靜止了，我是時候下車。整理一下思緒，回到現實，繼續忙活。

我失去他，一個月了。

白天在家無聊，隨意翻起了相簿看舊照片。看到朋友的合照，看到那些搞怪的照片，忍不住嘴角上揚，看得興奮，一直翻一直翻，翻到四年前的照片，我才停住。

是我在姥爺家過生日拍的照片，是中學生涯唯一一次在鄉下過生日。還記得，那次媽媽邀請我回鄉，我千萬個不願意，終於扁著嘴答應。生日那天，本以為會平淡地過，可是，下午阿姨和表妹捧著蛋糕到我的房間，唱生日歌，我才覺著沒那麼無聊。我們到客廳吃蛋糕，阿姨提議拍照，我才有了第一張鄉下家人大合照。姥爺還是在家門外坐著，沒有參與我們。

我後來知道，蛋糕是姥爺訂的，他卻沒有說。要不是我媽後來提起，我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

他總是這樣，不願明言，不善言辭。

也許如是，我每每看見老家牆上掛著那張我和姥爺的合照，看著相中的我，稚嫩的微笑，我便莫名鬱悶。我跟姥爺的合照其實不多。

那次回鄉，我本來決定要跟他合照……回家後，才知道他病情的嚴重。

起初，大家並不知道姥爺病入膏肓。他只說上不了廁所，很痛，家人想帶他看醫生，他拒絕，說沒什麼大礙，忍忍就過去了。某夜他疼得忍不住，在床上不斷呻吟，送到醫院檢查照胃鏡，才發現胃裡面佈滿了癌細胞，它們已扎根，無法回天。醫生說只剩下三個月，阿姨便把姥爺帶回家休養。

這段時間阿姨都在姥爺身邊，多作陪伴，祈求病情不要惡化。我來後，姥爺越發不適，只能吃流質食物，大小便無法自理。每天都喊著肚子疼，要不就睡覺休息。

然後姥爺又因肚疼送院了，在醫院醒來不斷喊回家。我去看他時，他正在醫院床上睡著。

他手背上插著大大小小的針筒，正在吊鹽水。床邊有些血跡，姥爺嫌插針筒難受，硬拔出來，流了不少血。那片鮮紅在白色床單上太奪目，我不敢看，怕紅了眼。環視醫院四周，最後定睛於他的模樣。

我凝視他睡相，忍不住多看幾眼。阿姨說他才剛剛完驚扭，嘴角還是扁起，眉頭還皺著。第一天看他，他在家睡著，最後一天看他，他在醫院裡，還在睡著，他都合著眼睛，我沒能看見他眼眸裡的光，沒能好好看看他。

我看他睡得沉，沒叫醒他。那能拍出高清照片的手機，沒派上用場。我只站在床邊，那迷糊的臉，少了一點嚴肅，多了一分脆弱。

人們常說，這次說再見，下次不知何時再見。我到最近才明瞭。畢竟當時在心裡跟他說了再見，卻再也不能見。

我合上眼，調息微重的呼吸，手指再向左劃，瀏覽其他照片。

他離開了兩個月。

暑假生活繁忙，一天到晚，不是到畫室，就是到學校忙活，偶爾覺得心頭沉重，喘不過氣。晚上回到家樓下，總看見一位伯伯在座椅休閒坐著，笑咪咪的，不知看向何方，還是在看著我。他出現的時間並不固定，但我每次遇見他，總跟他對望幾秒。

那天上班，畫室特別繁忙。另外一位老師，臨時有事，未能上班，偌大的畫室只有我，面對五個小孩子。這三個是幼兒園的，得在一個小時完成作品，我還得手把手教他們畫。另外兩位是小學生，理應能夠自律，卻頑皮得很。五個小孩不受控制，到處亂爬。我不知如何熬過來，只記得我不斷看牆上的鐘，想著時間為何如此慢。

等到下班，我的情緒沒有舒緩，天色灰蒙蒙的，街道死一般寂靜，人們都疲倦得很，拉下了嘴角。這場景與我心情近似。我走到家樓下，又遇到了那位伯伯。他仍舊淡淡地笑，在這沈睡的都市中，格外醒目。不知何故，竟覺這身影有些許熟悉。

搭上升降機，想閉眼休息，老伯伯的身影乍現於我的思海中。那身影逐漸與家鄉坐在小板凳上的身影重疊起來。那小板凳上的人，休閒地，在路邊坐著，扇風，直到我登上三輪車，才站起身來，揮手跟我告別。那身影越來越小，到最後，變成豆豉黑點，飄散於空中。

本來也沒什麼，但悟覺往後那模樣只能在我腦海中出現，我方才感受到失去的實感。強烈壓抑的情緒終於找到了缺口，搶著湧出來，侵襲思緒，一波又一波。

「叮！」電梯到了。

我這才發現，我剛才憋住了呼吸。重重吸一口氣後，我走出電梯，想著不行，再等等，再等等。回到家裡，脫掉鞋子，坐在床上，看著窗邊，情緒又湧現。原來最近，胸口重重的鬱悶，是我對他無盡的思念。而視線，瞬間模糊起來，久久不止。

我還記得，有天姥爺躺在床上，看著窗邊說：「我真想直接衝出去被車子撞死算了。」

大姨說：「你的腳有勁兒嗎？」

三姨說：「衝出去也夠不著馬路吧。」

四姨說：「如果撞不死的話會更痛。」

我還能笑起來，現在才發現，這幾句話，大概和姥爺與我說的客套話一般，不留痕跡，蘊藏了好多好多。

你終於能解脫了。剩下我，陷入思念的漩渦。

這天，是我終於敢想念他的第一天。

「媽，我今天想吃火腿腸。」

明明已用永恒的框子將你清楚留住

何時你又溜走？繼續這場遊戲

你注定獲勝

眺望樂園的圍牆

鐘聲早已響完

過去的人有灰鐵通啡木板錘煉的盆骨

舉起 褪落成破碗

終於將你確實握在手中，你說：

「上捉上啊下捉下」

蓋過我愚笨的笑容

是空殼抓住了空殼

讓我喝一口吧再喝一口

中場休息灌下液體澆復燃

然後一回首

路燈一一熄滅麻雀與飯煲鐵鏟與綠桌蒸氣與叫喚母親的鏟鏟

嚎哭鳴笛忽然染紅

滑梯

膠墊

無人的公園

淹沒 我大聲哀求：

「我不玩了

請還我那雙閃亮的眼睛」

日子很重

譚家鑫
中國語言文學系
四年級

日子很重，你知道

沉眠非終途，若捨得

撥動安枕的血液

付出與回報掛鉤，真理說

只是

一斤幾毫，太少

可樂罐瘦削，值不值

提腿踐踏的力氣

然而，日子很重

抹布和碗碟

自深淵的井浮沉

探近，前半生濕成大澤

直到水濁腰蹠

日子還是，很重

於是，今後弓腰行禮

參透朝聖者的姿態

俯身再親吻

後巷荒漠

紙皮，鋁罐是誰的恩典

只顧往推車堆砌

日子的重量

編織滲水的城堡

安放美夢

日子很重，謹慎度量

你反復排列生的軌跡

櫥窗的閃亮

於瞳孔反復明滅

然後，轉顧他人的不屑

發泡膠累成家當

白麵包稱得上豐盈

別怕紙皮箱疊得太高

上頭有天空的鋼鐵

它重山般的倒影

是日子很重的意象

而你尚未，尚未崩解

以破冰的姿態，沒入

柏油路低垂的陰影

在白眼冷語中，邁步

緩緩踏碎

那些很重的日子

編者的話

魚化石一般的追憶與落拓

本期作品，不算魁偉宏大，然而主題都圍繞著「追憶」與「落拓」，是有種緣份。

譚嘉琪初涉文學創作，散文〈雨中晴光〉猶有中學作文影子，但筆法含蓄蘊藉，值得賞析。〈雨中晴光〉寫故人文道，他上教會，著眼點在：質疑五餅二魚太魔幻，關注耶穌像沒有穿衣服。文道看似是頑皮小子，文未卻揭曉，他住在劏房。原來文道在教會的視野，都與貧窮相關：吃不飽、穿不暖。

石巧合〈那豆豉般的身影〉追憶姥爺，文字淺顯，意象委婉能動人。收到姥爺離世的訊息前，主角睡到日上三竿，意在言外，大概因為傷心頹廢。收到姥爺離世的訊息時，寫「屏幕暗了，又點亮屏幕，再直直看著那句話」，屏幕光暗，喻意心情複雜難以置信。主角小時候喜歡家鄉的火腿腸，移居城市後，口味改變，只好濃重味道，弦外之音，與長輩越來越生疏，文中言「其實不熟」，但種種來自姥爺的重視，生疏的情感偏偏微妙地親厚起來。

娛生的〈迷藏〉，懷緬童年，時間飛逝「你注定獲勝」，人多不可強力，「是空殼抓住了空殼」，無法扭轉童年已經逝去的事實。舊時樂園不安全，現時樂園都鋪上膠墊，卻少人遊玩了。譚家鑫的〈日子很重〉寫拾荒老人，無論如何努力，都改變不了「日子很重」的貧窮現實。「別怕紙皮箱疊得太高／上頭有天空的鋼鐵／它重山般的倒影／是日子很重的意象」，寫得很好。理科生森霖霽的〈心理醫生的紅色梳化〉，用了幾個典故，例如「叢林魂」和「折斷簽死刑的筆」，討論人類的罪與悔恨在不斷重複。呂俊傑的〈兩條出色的吳郭魚〉以魚喻人，魚唇張合，恰似人能言善辯，然而，口中所吐僅是「似有若無」的「連串音節」，須知舌頭如火，禍從口中，此消彼長，口才不俗的「吳郭魚」，竟落得慘淡下場……

我想起了卞之琳的〈魚化石〉：
我要有你的懷抱的形狀，
我往往溶於水的線條。
你真像鏡子一樣的愛我呢，
我都還了乃有了魚化石。

這只是一首情詩，關於「追憶」與「落拓」，留存種種的美好，那些沒有結果的美好。

